

我妈说,那还有谁,就是她,一天乐哈哈,  
就没有不痛快的时候

## 三姑包银花

□干夫长

贺,我们叫下奶。下奶总是要带一点礼物,主要是吃的。三姑那一天

家乡的牧场群里发出消息说,三姑包银花没

三姑有三十多岁了,走了,群里没有太悲痛的气氛,大家纷纷追忆三姑的往事。

我们这些叫包银花三姑的,多数和三姑没有亲戚关系,都是随着大家的称呼一起叫的。她可以说是我们的牧村的三姑。

三姑的丈夫叫乌兰敖道,是牧业队放马的。乌兰敖道祖上是山东的汉人,闯关东来到了内蒙古东盟的科尔沁地区,几代人住在蒙汉杂居的牧村,一直在沙沱子里种土豆。但是,我们没人叫他三姑夫,都沿袭对老辈的叫法直呼“老倌”。

天津知青来的那年,三姑在羊圈里和知青王全胜一道被老倌抓到了。老倌用鞭子抽打三姑说,你看那孩子像一只春天的瘦羊,你咋看上他了呢?

三姑含着泪,哈哈笑起来,他白。

黑壮粗粝的老倌一下子被整住了,惭愧地收住鞭子不打了。

半年以后,老倌碰到三姑在高草地里和王全胜亲嘴,就生气地把三姑拖到家里,又拿起鞭子要打。三姑说,你又打我干啥?这回是小王先咬我的嘴。

老倌感到惊讶,说是他先咬你的?

三姑委屈地说,是的,你看,还有牙印,下嘴唇都破皮了。

老倌一把就将三姑推出门说,去,咬他去,使劲咬出血,瘦犊子还咬人。

大家一回顾,我的记忆也清晰了。其实,我们家和三姑还是很亲的。在牧村里,三姑家的前院和我们家的后院是相连的。当我妈我爸一起出远门的时候,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托付给三姑照看。我们也会大小互相骑着肩,拉着手,从后院的土墙跳进三姑家里去。夜黑了,牧村寂静得吓人,爸妈还没回来,我们不敢回家。三姑就说,别怕,三姑和你们回家等。

1973年,我妈在生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兄弟坐月子的时候,按照牧村里的习俗,亲邻好友都要来祝

时,如果早晨我妈赶牛出去,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满脸笑容,我就问,是不是碰上三姑了?我妈说,那还有谁,就是她,一天乐哈哈,就没有不痛快的时候。

我问大家,说咱村里有三姑家的孩子吗?

有一个三姑的亲侄儿说,三姑生的几个孩子都有病,一个也没活下来,老倌走了,这几年就她一个人过。我爸是她亲弟,我算血缘最近的啦。

唉,从此我们真的没有三姑了。

杯中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  
喝茶不过两种手势:拿起、放下

## 茶 缘

□欧平

记得小时候,看见父亲每每上班都要用一个茶缸泡上一杯浓茶,每次喝完就在杯里再添加热水,直至茶叶淡而无味,父亲还舍不得扔,还要夹出叶片在嘴中细嚼,他说可以齿留芳香。父亲几乎每天喝茶,就像他每天喝酒一样。喝茶,喝酒,成了他每天必须完成的两件事。

参加工作后,我也每天喝茶,但对于喝茶不太讲究,什么茶都喝。不管是名茶还是普通茶,红茶还是绿茶,也不管是生普还是熟普,只要是茶就喜欢。有时候进书房写作也先泡好一大杯茶,边喝边写,不亦乐乎!

茶在中国的历史颇为悠久,世上专门论述茶叶的书,最古老的是唐朝“茶圣”的《茶经》,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日本人林左马卫藏著有《茶经解说》一书,茶在日本便变得神圣起来,饮茶成为“茶道”。茶会让人们记住四季不同的味道,让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品茗,都能感受到属于季节的独特味道。静坐桌前,摆上茶具,细泡慢品,日子过得悠然。第一道茶苦如人生,第二道茶香如爱情,第三道茶淡如春风。恋茶养心,乐在其中。

人在旅途,总会有诸多不顺。随着年龄增长,静下心方为高。有

次我问一位睿智老者的喝茶心得,他概括说:“就是喝!”寥寥三个字有至理。近些年随着茶文化走热的趋势,很多人喜欢把茶讲得高深莫测,玄之又玄。有些人讲排场,追求极致,非名贵普洱不喝。我不跟风,既无暇探究茶中学问,更无心传播茶道文化。喝茶本随性,喝茶本日常。

我认为,茶只分两种:一种是好喝的茶,另一种是不好喝的茶,仅此而已。无论价格多少,茶叶只不过是一片树叶。

一个人喝酒,可能是闷酒;三五知己喝茶,漫无边际海阔聊天,则是一种享受。看绿茶沉

浮,嗅茶香袅然飘起,是心灵的沟通,是情感的温暖,是人生的慰藉。茶之境界与人生况味,何等相似!

文人与茶,似有分分难解的缘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喝茶十分讲究,睡前要喝茶,斋罢要喝茶,想喝酒了依然要喝上一碗茶,就算读书,也要用一缕茶香来伴读。“起尝一碗茗,行读一书行”“或饮一杯茶,或吟两句诗”,茶伴书香,诗助茶兴。清代画家郑板桥曾作诗句:“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茶是郑板桥的伴侣,于他来说,可以没有锦衣玉食,唯独茶却是深爱。

以茶待友,情深意浓。最近我给一位老友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他竟然以珍藏四十年的薯茶相赠,我在办公室和大家一同分享。我早过了喝酒的年龄,年轻时有朋相聚,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因而常喝高了。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豪情未变,只不过把酒改成了茶。

慢下来的时光里,泡一杯茶,让幽幽的茶香溢满心扉。找一本诗,于书中寻日月,或约知己,轻酌慢饮,所有的繁华都被挡在茗香之外。

杯中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喝茶不过两种手势:拿起、放下。

也许,中文之于温侯廷,果真有着某种前世今生似的宿命联系

## 我与“耶鲁崽”回海南

□苏炜[美国]

温侯廷,英文名字叫Austin Woerner。个性温文,略带几分儒雅,端正、俊朗的眉眼,搭配了一把大胡子。在中文学习上,他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耶鲁高才生,说是“得意门生”也不为过。他不单曾是2007年轰动一时的、号称“汉语奥林匹克”的CCTV国际大学生中文辩论赛获冠军奖的耶鲁中文辩论队的主力队员——我们是他们的领队兼教练;而且在大三前后,还同时获得耶鲁大学最“牛”的几个奖项——全美排名第一的耶鲁英文系的“最佳英文写作奖”,以及同样全美名列前茅的耶鲁音乐学院授予的“最佳作曲奖”、“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竟曾伴随着温侯廷的整个成长历程,甚至一度成为他人生选择的负担。

在北京央视大舞台上,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还在牙牙学语的襁褓时代,他就喜欢学大人的样子,拿着笔乱写乱画,特别喜欢自己胡乱创造的火星文,故意自上而下、从右至左地竖行书写。妈妈纠正他说:“在我们国家,书写的习惯应该是自左向右地横写。”年方两、三岁的小侯廷

便与母亲争辩:“那是在‘你的国’,可是在‘我的国’,写字就该是这样!”他当时朗声笑着向央视演播厅的观众说:“在我学中文以后,我才猛然想起中文的传统书写方法,可不就是从右向左地竖行书写吗?可见,从两三岁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我的国’啦!”当下观众掌声雷动,他又悠悠补了一句:“学中文,让我想起弹古琴——言简意深,韵味悠长。”

也许,中文之于温侯廷,果真有着某种前世今生似的宿命联系?

因了我作词的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二度公演,作曲家、同时也是农家乐的霍东龄邀我自美返祖一行,结伴回一趟海南。机缘巧合,温侯廷也从北京飞到广州与我们会合,再一起到海南岛我们当年下乡的山村——也就是《迷谷》书中写到的“巴灶山”去。

车子沿着新修的琼西高速公路,首先驶向霍东龄当年下乡落脚的西联农场,然后再转往我当年落脚的西培农场。巧巧万分,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些当年汗泪交织、含辛茹苦的田

间地头,恰在近千年以前苏东坡被贬谪流放的海南儋州。我们一路穿越的椰子林、橡胶林、围海大坝和死火山遗址,当车子临近儋州的最高峰——苏东坡诗中常提及的“儋耳山”,也即我下乡的培胜队所紧邻依傍的“纱帽岭”时,我知温侯廷:这“纱帽岭”就是《迷谷》里的“巴灶山”和东坡诗里的“儋耳山”。他的眼神中闪出“不可置信”的异光。

车子先来到霍东龄下乡插队的村子,在簇拥上来的乡亲们的热语温言中,站在这片墨面褐衣的人群里,我看出了温侯廷略带陌生和尴尬的神情。来到霍兄当年的老班长家中,老班长因病逝去不久,他的大儿子迎出来,一阵问候寒暄后,班长儿子突然把一个白色的塑料包捧送到霍兄面前说,这一包竹芋粉是他爸爸临终前叮嘱的,等东龄下次回来,一定要记得把它送给东龄。他含着泪说:“爸爸记得你容易上火,竹芋粉可以去火。”霍兄双手接过,和我一时间都为这包凝聚了逝者多少牵挂的竹芋粉而动容。

此时的温侯廷大概没听清



听菊图(国画) □梁照堂

弱,他的鞠躬和我们俩一样,很低,很深。

这包竹芋粉,从霍东龄手上,传到我手中,又被温侯廷捧在了手里。

车子随后把我们带到“纱帽岭”——“儋耳山”——“巴灶山”下,我当年下乡落脚的培胜山村。老乡们认出我来,纷纷从四面八方围拥过来……

老班长儿子带口音的话语,他把我拉在一边,悄声问:“竹芋粉”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老班长临终前要特意叮嘱?“为什么叫‘上火’和‘去火’?”“还记得当时我是否用简单的中英文跟他讲清楚了这在西方人那里永远讲不清楚的‘上火’和‘去火’,我只记得他随后跟着我们在老班长的遗像前三鞠躬

躬,他的鞠躬和我们俩一样,很低,很深。

这包竹芋粉,从霍东龄手上,传到我手中,又被温侯廷捧在了手里。

车子随后把我们带到“纱帽岭”——“儋耳山”——“巴灶山”下,我当年下乡落脚的培胜山村。老乡们认出我来,纷纷从四面八方围拥过来……

老班长儿子带口音的话语,他把我拉在一边,悄声问:“竹芋粉”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老班长临终前要特意叮嘱?“为什么叫‘上火’和‘去火’?”“还记得当时我是否用简单的中英文跟他讲清楚了这在西方人那里永远讲不清楚的‘上火’和‘去火’,我只记得他随后跟着我们在老班长的遗像前三鞠躬

躬,